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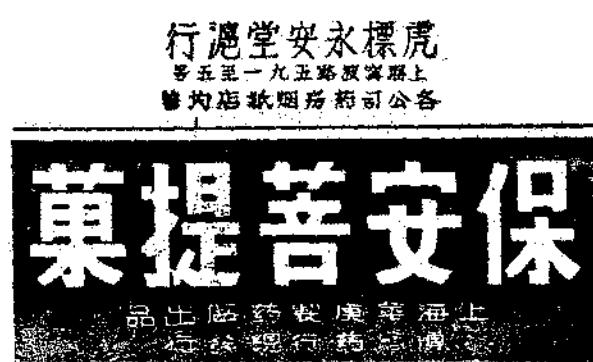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五
雲
日
昇
樓

蓮友多喜曾書



報 週
期七第集一第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本期目錄

封面題字
每周茗譚
啼紅記
聯語錄存
卷梅小錄
一行一首詩
清代遺事摭談
薪胆小紀
不知所云集
文虎雜談
文虎徵射

王蓮友
謝豹
茶博士
蔡公子
陸公
仙翁
許月旦
顧懷冰
九生
黃悔
祁仲
楊彥
和書

舊題新事錄
聯語錄存
歐美一瞥
波賽照相銅圖
舊詩紀趣集
銷魂韻語
新浮生六記
塞翁失馬記
古今東帖展覽會
黨會豔史
海上羣芳譜
掌心劍
學宮春色
三話四
海上漱石生遺著
虎頭公子

畫眉室主
虎頭公子
林康侯
六幅
顧懷冰
不銷魂齋主
趙若狂
趙若狂
控鶴子
電
趙若狂
紅
小
春
狂
繪
子



每周茗譚

茶博士

●人生最平等的生與死●

這腳當吃把無的帶了過條不
許一，儉一牽事東，多條帶
多挺自用個然墨情西其了，去世
己，錢而，，的實是一絲一
一起，不然的要，也並那幾就是從
子辛苦的錢磨得，真多那件是到娘
只捨得世界，這話是棺材不挂，人自從
六塊金錢木頭等想大許以了爭，去皮叫做「生不帶來
的六塊金錢木頭等想大許以了爭，去皮叫做「生不帶來
到，，多看這種如包兒裏養出來，來得生不赤利要包羅王來
兒子幾眼得生不赤利要包羅王來
來件一諾到穿些裸謀人裹王來
快衣閉大老的了裸財死屍，，來害了體也精
活裳，的，人。來害了體也精
享，雙家省，去命能罷不赤死

一，當口不，無適不家當 章人，他前用，可以說是爲兒孫作牛馬
的然享棺過就帶 應浪當量 不，從前有一個人走後路，馬
平而受材一來世你，入但其就是他的兒子，到他的家而且，夜路
等世物，樣在，界的，一爲是實照的兒子，到他的家而且，夜路
原界質着的平死上，現人到出吝，嗇這樣的是他的兒子，到他的家而且，夜路
原則上僅幾日，常過無境生舍，嗇地俗既樣的兒子，到他的家而且，夜路
，幸有件吃物去論，數地俗既樣的兒子，到他的家而且，夜路
否虧福衣三質是貧這十步語不的事，這門雖微帶了，停一舍還一舍。
則氣裳養上不，方年擺說可事，這門雖微帶了，停一舍還一舍。
要有，，，享能富纔，舍的，，這門雖微帶了，停一舍還一舍。
不一則你夜用帶，可在排一浪多得是停一舍還一舍。
成生你如佔，去貴以物場吃屢得是停一舍還一舍。
世不與果一有，，對質，食也很一舍還一舍。
世界帶貧富楊些是賤得上要看不不種來是盡不得
了來賤貴，優最，起的既來當足幽，同燈籠點
•，又到了劣平生你享不方，爲默轄他燈，燈
死何，死，等出自用吝，一奇的裏是，他
帶足還了其不來己，審着個人。諷出一他
不異不眞實過是。應，衣人刺來條就剛巧
去呢相一也的一該又看應文的路借

啼紅璣記
(五)
謝豹

謝
約

吾鄉揮丁戌君，爲清傳臚僅文商公（毓嘉）之文藻，好爲歪詩，其作風彷彿張丹斧，句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故有常州張丹斧之號。憶四年前梅蘭芳胡蝶一行赴俄時，丁戊會戲贈一絕云：「蘭芳到波羅滴，胡蝶胡爲暮芳？」如果裸處遇鮑老，回案？精精赤赤舉如何？」丁戌聞人最促狹，人多以揮癡子目之，實則何嘗癡也。昔年屢與張丹斧筆戰，尤精於攻穢，丹斧每爲折服。
丁戌係其筆名，原名福成，字履伯，折成字爲兩，故曰丁戌。抗戰以來，久不聞丁戌消息，問之鄉友，但云：常州被轟炸最烈之一日，曾有人見丁戌行經局前街金巷口，飛機至，卽伏地避之，不知後來如何耳？

「海上行」版之「海上竹枝詞」，一卽王君近作也。述者，如「千里眼」捲簾射，共八條，其中尚有可考者，如「千里眼」捲簾射，謂伯樂善相千里馬也。如「呱呱」射新名詞二，爲「新生活，口號」，又如「侵略噉？親敷噉？」射本邑店號二爲「日進」，更有一條似較難曉，而係「安祿山到底反了」，射日人名「兒玉」，此條實爲捲簾格，但謠面言「底反了」，故不用註明捲簾字樣，安祿山爲楊玉環之義兒，故以「玉兒」

「倒之射」兒玉，一意雖較晦，然頗有趣也！又如「以『耕者有其田』射吾邑」

者所私有也。
丁亥君嘗爲余語：清
季常山府有幕僚王某，嘗

存錄語語聯

虎頭公子

五洲大藥房主人項松茂先生。於一二八之役殉國。期年以後。其家屬爲營衣冠之葬。林康乾以聯云。『河山破碎。寇盜侵凌。慷慨頭顱。軍前空染墓弘血。』一魂魄渺茫。衣冠淒厲。辛酸隕涕淚。塞上離歸先輸元。一首
節蒼涼彌覺悲壯。

地名「八角井」，則以吉
代井田之制，中一方爲公
田，周圍共八方，則爲耕
於尤古節懸一「完」於牆
徵射，底任射四書若王句領
。當時有趙某共射三種，

五
本報稿徵
本報徵求短篇獨立
性之稿件自一二百
字至七八百字不以字
數計算酬金從豐

其一爲「許子冠乎，其開不可以寸；」其二爲「苟完矣，吾與點也；」其三爲「寇至矣，內無怨女。」一二兩條均佳，惟「寇」字楷書寫法中間並非「女」字，徵嫌不合。相傳趙某連射三種後，王某大加贊賞，竟以女妻之，此則可稱爲「文虎姻緣」也。

五

餐梅小錄 (七) 蔡陸仙

報章雜誌，每遇稿件缺之時，輒從事於剪刀彙編工作，即抄襲他人作品，以充實其材料，余曩主松江某報筆政，曾有梅花專刊號發行，洋洋數萬言，均余一手包辦，詎時隔半載，蘇州某報，亦發行梅花號專刊，該報展轉流傳，天下事大抵皆然，固不獨文字冒牌已也。

舊讀「還公煮酒延陶令佛印燒猪待子贈」一句，頗不明其所指，以爲佛印，乃高僧也，安有燒猪待客之理，後閱某筆記，載東坡病篤，恍惚間身化爲豕，已而復蘇，佛印使人邀公宴集，席間有豕肉

一味甚美，坡詢公以何名，印曰，此東坡肉也，公大驚悟，蓋坡公病中已投生爲小家，佛印使人購後，即擊殺之，故公得復甦，即以其肉款之，以示其異，公卽終身茹素焉，顧有一事，頗與此相類者，清季中葉，河北大名府某縣，有甲乙二人，皆歲長者，甲設肆於縣之某村鎮，乙亦於鎮上設帳授徒，且時過甲肆，交往甚密，一日乙忽向甲索貨，得錢二千千，後久假不返，甲亦寢久漸忘之矣，會甲以年事衰老，欲使其子典肆，勾當帳目，偶憶乙之貨款，

因往索逋，且陳述己意，詎乙竟堅稱其款已還，甲以數徵且無左證，遂亦置之，某日，甲方午寢，見乙驟入，向其拱謝曰，負知誰抄襲誰，目前影戲，已真相莫名，遑論千秋百世乎，天下事大抵皆然，固不獨文字冒牌已也。

舊讀「還公煮酒延陶令佛印燒猪待子贈」一句，頗不明其所指，以爲佛印，乃高僧也，安有燒猪待客之理，後閱某筆記，載東坡病篤，恍惚間身化爲豕，已而復蘇，佛印使人邀公宴集，席間有豕肉

殺之，亦不言其故，陰使人至乙家探詢，乙果委卒，生子矣，甲大異，卽令殺之，亦不言其故，陰使人至乙家探詢，乙果委卒，已而復蘇，越日，乙竟持二十千歸甲，甲不受，復以歸乙，往返數四，因而涉訟，官以其怪，亦莫能決，迨庶得其情，始悉甲乙二人，均知其謠，甲以乙已受報，若再受其贊，懼其後遭譴報也。

職業特

一 行 一 首 詩

顧懷冰

第六首 公二堂子

不論熟魏與生張。

這是「人盡可夫」

瘦燕肥環憑客點。

主義由你是生張也

一聲高喊百花齊來

好熟魏也好。一概

羅列面前憑你點選

不問只要你有法幣

出了隻羊有這樣

誰都可以來嫖。一

樣的威風聽你怎麼

律歡迎。

樣兒點怎麼模兒選

進得門來便是郎。

你點了瘦的燕。舍

要跑進門來的人。

不得肥的環。你選了

約終是來嫖的人。

肥的環。舍不得瘦的

口有燦亮的電燈招

燕。

牌。是決計不會跑錯

長宵短暫任君狂。

「呼兒內脫」。或者
是「血脫胎母」。是
聽你的便。日夜營業
並不打烊。

六圓住夜無還價。
上海人有一句閑話，
叫做「爛污長三板」。

么二。」這六跌倒的

定價是沒有通融的。

可以算是不二價招

牌。願者來。不願者

去。

一愧移茶可抵償。

你如果叫移茶而落

水的話。付了夜度費

就不必再付移茶錢。

了。這是特別優待。
招你主顧。如有讀者
想到公二堂子裏去
跑跑。也不能不學學
這些門檻。以免去做
洋盤。

你把嫖賬付清。這時
間就是你的了。你應
該用高速度來做這
預備工作。

陽台莫負好時光。

春宵一刻值千金。你

不要輕輕的虛度了。

你應該努力工作。

清代遺事摭談 (七) 許月旦

春日，都人士恆設宴于上
以玩賞焉。

沙河相近，沙河向以粉著
名，（湛江亦有售者）

八

粵中之紅棉樹，城內有一茶館，名西園，本係人家住宅，嗣因居住者多不利，乃改為茶館，其地確有亭臺之勝，中有紅棉兩樹，合抱為一，開時如火如荼，極為燦爛，其樹高可尋丈，年，園主人亦知風雅，登高一望，或遠或近，彷彿若霞一片，其花并可為藥，能救吞生蟲片之厄，惜舊作已忘，無從追錄矣。

當時湖州陳竹坪善士，在惠州亦多紅棉，西湖中，此惠州之西湖與杭州有別，（有一處，曰紅棉水榭，在湖之中，如湖心亭然，四圍皆紅棉花，每至

春時，鄉人發掘一古碑，以呈文裏，辨其年號，乃南漢時物，為宋一亭藏之，文裏題兩字曰「寶漢」，後乃擴充為茶室，因以寶漢為名，其地在省城之北郊，竹廬茅舍，頗為幽雅，粵人坟墓，多在北郊，故一到清明，掃墓者必經此亭，（在亭中小憩，風雅者并索觀古碑，其碑係一墨姓，似即鑄龍游碑，亦可向主人借閱。其地與

本報公開徵求稿件

新胆小記

顧醉東

飛將軍痛語
八一三戰起，我空中
神膽，幾於每夕必蒞泥助
戰，飛將軍翹翔蒼穹，萬
人頂禮，而殉難者長空灑
血，其壯烈真可振古而錄
今，返某銀行楊君，家寓
古拔路，其弟某，少年英
發，在覓橋航空學校肄習
有年，至是亦參加戰役，
家人咸為惴惴，顧竹報飛
來，以殺敵致果自期，未
嘗有絲毫頗委語，楊君亦
時以大義勸之，荏苒數月
，我軍西移，一日楊君復
獲乃弟書，略謂我每次於

空被歸途，經兄寓上空，

必特為盤旋數匝，並俯瞰
月台之上，有無家中人，
雖不得通款曲，模糊中亦

以一觀顏色為快，然歷試
均見窗戶寂寂，燈火不明
，不自覺其悲梗萬狀，今
將與兄小別矣，何日能促
敍一堂，暢談空戰經驗乎
，自此即絕無消息，後探
得在十二月間，死於長江
戰役，楊君聞耗，一驚絕
絕，細味遺書所言，纏綿
深切，真一字一淚，然裏
弘碧血，固長留天地間矣



不知所吟集

世道人心不可論
如何口臭便離婚
癡呆不解風流事
斷絕閨房夫婦恩

寧波女子項美香，今年二十五歲，曾受相當教育，於民國廿四年間，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與本地富商沈家駒爲妻，結婚四年，迄今夫婦未經敦倫之禮，最近項美香延吳麟坤蕭百川律師，具狀特到法院聲請調解離異，法院准詞，昨日傳訊，聲請人偕律師到案陳述經過

答辯，對造人造沈家駒現在仍在大學讀書，選擇人嫌他丈夫口臭，且呆頭呆腦，故而情感不洽，請求離異，實不同意，諭令雙方外出試行和解，改期再核，世道人心，真不可諱矣。

地挨，「今年四十三歲，已生九女一男，其長女年已十六歲，又于最近一胎產五子，均甚強健，沙氏之母族，原以多產著名，其本人有姊妹十人，是多產竟有遺傳性，當此世界爭強之日，生產第一，則此多于婆，亦可貴也。」

開苞，言明費二百五十五元。開案於神州旅館三百零一號房間，蕙芬之貞操從此破裂，不料該沈姓客既將蕙芬蹂躪，復不名一文，溜之大吉，惠被女母李婉姑所悉，投報老闆捕房，將介紹人羅阿三及女傭膝楊氏拘獲，帶入捕房，並將李蕙芬送院驗明處女膜已破，訴令收押，解送第一特院刑一庭，請求准予羈押，繼續偵查，恐真以後開苞，不妨舉學房東法子，先付後住也。

本報徵稿

11



文虎雜譚（四）

祁仲書

遺文 秦安南將軍賈淮與言，因本事中有南人不復龍蛇趙陽台之任，而遣其女矣一語，恰成爲不反二字之根也。妻蘇蕙，憲臺思慕功，乃製遺文詩，而之詩之字句，排列成文，循環往復，句中折去二字，或三字但無不可讀，後人倣之，但底句取材須五字以上，否則易混他格，發見會心，謎格向未之有，創此格者，爲閩中張蟹癱先生，其面士，有以信陵君聞客言，以攻城爲下，攻心爲上，深自刻責，射四子句一小射四子句「孟之反不伐」，人而無忌憚也，殊能運一接底句順逆讀之即爲「用故典，不蹈空疏，堪稱孟之反不伐，伐不反之孟」佳擇，余亦有以年終決算二字成爲損益可知也，採用底句須在五字以上，不伐，指攻城爲下言，下知也，「現行會計制度」之伐不反，指攻心爲上，每屆年終，例須決算以明。

營業上之損益，故以年終決算掛面，而底句折去下，如楊柳倒垂之姿，但	文虎徵射	楊彥和製
元戎輔弼吃百姓	（落帽格）	（變繫錦）
（注落帽格係將首二字願倒於末二字之下）	（孟子一句）	（四字）
（注落帽格係將首二字願倒於末二字之下）	（辟錦）	（二字）
（注落帽格係將首二字願倒於末二字之下）	（本草名一詩經一句）	（五字）
（注落帽格係將首二字願倒於末二字之下）	（鐵軌不適橡皮輪）	（五字）
（注落帽格係將首二字願倒於末二字之下）	（小房間）	（一人家）
（注落帽格係將首二字願倒於末二字之下）	（顏微在倚閣望眼穿）	（納履格）
（注落帽格係將首二字願倒於末二字之下）	（論語一句）	（共五字）
（注落帽格係將首二字願倒於末二字之下）	（射中五條贈本報信錢二十張）	（射中三條贈本報信一冊）
（注落帽格係將首二字願倒於末二字之下）	（射中二條）	（射中一條贈本報信一冊）

以報施，射四子句「巫馬期」
朝以告一，若以巫馬期三
字移下，則成爲以告巫馬
期，（巫馬期名施，）故
以施扣巫馬期，而以報字
扣以告，又以重輝，射六
才句「分明眼淺人千里，
一以底句上五字垂下，成
爲千里分眞眼底人，按題
面重字，係千里二字所串
合，蹠扣眼底人，甚爲得
體也。

曉揭底謎期上

- 一。謝密二。王旦三。定風

波四。神仙歸洞天五。周三

白勝。射中三條。潘明德。何新潮。射中二條。何伯成。楊成龍。射中一條。
賠報均照寄。

施，射四子句「巫馬期三以告一，若以巫馬期三以告下，則成爲以告巫馬」（巫馬期名施），故以告，又以重瞳，射六分「分明眼底人千里，成底句上五字垂下，成里分明眼底人，按題星字，係千里二字所串瞳扣眼底人，甚爲得去任何一旁，然後掛面本漢郭林宗巾折一角，法以底句首一字，即以接棘，射幼學句「接好也，射牡丹亭一句「溜些些短敘，」而句出自曉揭底謎期上一。謝密二。王旦三。定風四。神仙歸洞天五。周三劉彥熙。射中五條。王遜。陳六如白勝。射中三條。潘明德。何新潮射中二條。何伯成。楊成龍。射中一條。太上皇，謹獻是物，愚舊分銅，乃太真以半釵贈皇上，扣一短字，但未能工不妥，「如以接字折一鵠鴻長恨歌傳，」長恨歌有細金釵寄將去，細留一服合一扇，釵璧黃金合

折牋，龍格，或句首二字
拆去半邊，本格乃於底
句末一字，拆去下半，然
後掛面，本於謝安克敵心
喜過戶限，不覺折其履齒
，故又名折牋，有以布穀
催耕，～布穀鳥名於春末
始現其聲似唱快快布穀有
催耕之意故名「射蒙經」
「宜早思」如折去思字下心
字，轉讀成宜早田，又有
梅須遜雪，射四子句「而
不及泉」依法折去泉字下
水字，或爲「一而不及白」
按面出於蘆梅坡詩梅雪爭
春未肯降，驅人攜筆費爭
章，梅須遜雪三分白，雪

舊題新事錄

畫眉室主

小珍兩度遇少年後，即不復遇，愈將絕。某夕，應同學之約，往觀戲院。於靜安寺路某大戲院。甫入門，瞥見此少年亦在購票，小珍之心乃又砰然不已。少年似未見小珍，購票逕入，小珍欲憇之，則以票猶未購，不果。迨入，又遍索不得，焦急乃矣。可言狀。同學詢何不然，小珍諱言不適，不敢質告。既終場，小珍尋同學于先而出，立門側以俟。同沈源常聞表妹如小珍之美，學詢何意，則曰：「或可遇相識之人耳。」俄少年亦出，小珍佯爲咳嗽以警覺之，少年因亦見小珍，有訝然之意。小珍擬趨與語，忽逕中不知如何措辭，而斯時人如潮湧，即知如何措辭，言亦大難，不得已，乃又向之一顰然，揮揮而歸。

小珍有同學曰鄧潔者，與小珍貌莫逆，鄧潔有表兄曰沈源，純君子也。沈源常聞表妹如小珍之美，

樂，不敢情爲介。是年，小珍邵潔皆當卒業，惜別後悒悒不時，因有互贈小影之舉。邵潔得小珍影，置之案頭。後沈源來，見影而觀摩不釋。邵潔不樂，嘲之曰：「表哥甚愛此人乎？但天祀之肉，非蠅蠅所得而啖也。」劉小珍擇婚有標準，必 L S H O R E 或 C 具備，然後肯委身。不知表哥自度得其幾？」沈源不明其義，邵潔乃一爲釋解，且曰：「表哥雖識字，去文學猶遠，一不及格。表哥雖嘗打高而大，游戲而已，談不

到運動，二不及格。表哥性氣剛，不解溫存服從，雖三不及格。表哥未嘗入大學，更非留學生，四不及格。惟面貌與體態，始差強人意耳。請試思之，五者之中，僅具其一，猶有望耶？」沈源笑曰：「我不過剝摩其影耳，非有他意，表妹奈何如作是言，毋乃太過！雖然，小珍之條件亦太苛，我極願一見，以觀其究屬何等人物？」邵淑曰：「此易為。明日我即邀其來，表哥下午來此相候可也。」沈源大驚，曰：「謹諾。」

，蝶戀客堂中，數小時不止。邵潔之母與僕婦不知其故，皆以爲癡，而沈源未知也。垂暮，邵潔始挾小珍俱來。小珍見沈源，大錯愕，沈源感以目止之，謹請邵潔爲介紹。小珍會其意，亦佯作初見狀。小珍相與一握手，是晚，小珍卽留邵潔家進餐，談甚歡。既而小珍欲歸，沈源曰：

「時已宴，我伴劉女士歸。」小珍佯辭，曰：「異日我常獨歸，不敢相煩。」邵潔難不樂沈源與小珍接近，但反沈源必不能得小珍青睞，亦曰：「表哥亦應歸，固不妨同行。」小珍亦曰：「不圖今夕

「小珍乃不再辭，偕沈源同行矣。出里門，沈源目小珍而笑，小珍亦笑。」

聯語錄存

虎頭公子

余友金炳麟君。伉儷頗篤。而遽賦悼亡。金君神傷之餘。倩余代作一聯以贊之云。「四年來交滿無聞。共慕此神仙眷屬。美滿姻緣。卽當邵潔家進餐。談甚歡。既而小珍欲歸。沈源曰：

「時已宴。我伴劉女士歸。」小珍佯辭。曰：「異日我常獨歸。不敢相煩。」邵潔難不樂沈源與小珍接近。但反沈源必不能得小珍青睞。亦曰：「表哥亦應歸。固不妨同行。」小珍亦曰：「不圖今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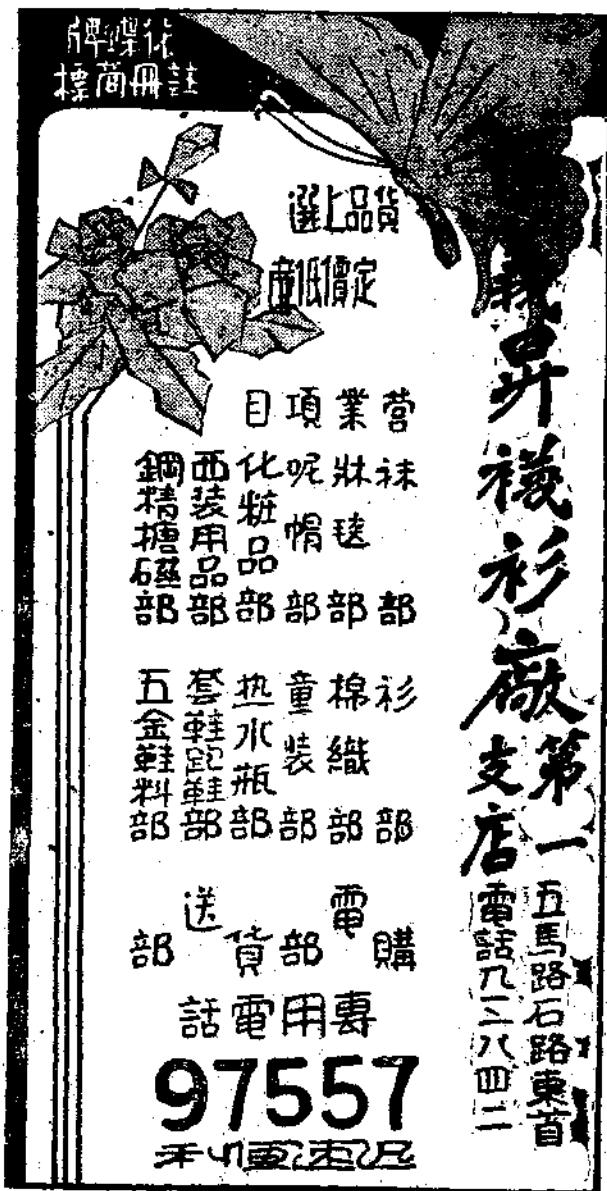
「又相遇！」頃之，沈源曰：「我有何異，女士乃初相見即目我而笑？」小珍

「然則何以下車掉首去？」小珍問至此，沈源大驚，蓋以有他女約晤於公

國，無暇酬小珍也。但沈源不以實對小珍，僅謊之曰：「初相見，不敢唐突耳！」小珍聞是言，愈信。前時所料之非誤，深欽沈源能守禮矣。

沈源乃無處不可愛，決欲嫁之，往商之邵潔，邵潔聞言而大駭，深悔介紹之舉，但邵潔猶思敗壞其事，故亦異於一般捉刀之聯也。

珍笑，沈源乃探臂挽之，曰：「我亦不自知，但笑曰：『不圖今夕又相遇！豈不敬邪？』沈源曰：『我見女士笑，未嘗不受寵。」



歐美一瞥

林庚侯

以便將主教車運移時，有所接洽，便於交開行，長此以三，一路土行，極為便利，船即須四日以上，方可達尼泊爾加州，再沙亞碼頭，
於竟大利，爲紅海之重要門戶也。今已屬
(七)孟加拉BOMBAY至馬沙爾MASSOWAH
由二月二日至五日，在孟加拉洋中，船動
過殊甚，以夜時令風故也。同行船自不適者，動
余以老年而尚無營船之威望，殊為自刺，聞西
宣傳，可謂無微不至，以至浮中之竟見議論為
最多，謂謂中國之打軍，在歷中十，已為不可

磨滅之事實，姑不論其主張如何，而一致對外
之精神，实令人聯想起之有忧，固且有深
切之同情也。或言來，肅穆對口才子曾夢，予將再滅紅
會最初廿史稿之，一詳列記，並附載諸場
時所用。一歲之暮，以備閱覽。

正月二十一午，風漸
分而紅海在外，同
計，晚十，船中
而告之，始知高盧游息，談天，
自上月二十四



瞰全島之市

日起，一路行來五月二十四日退二十二分，二十五日退十八分。二十七日退四十五分，二十八日退三十七分，二十九日退二十九分，三十日退二十七分，六月一日退二十七分，六月二日退六日所退二十分，連同今退二十七分，六月四日退二十七分，連同今退二十七分，共播

之表情，任紅河口專之海軍司令，亦即駐河比西尼亞之總督也，近以身體違和，國派休養，上船後，所有意國人員，均各參見，無一不稱贊，有碑石流金之譽，七日十時半抵開羅，登船沿紅河北行，波平如鏡，而烈日炎炎，

退三百九十分之多，計合四點五十九分矣，六日晨，船抵紅海，風平浪息，如處陸地，同行諸君均已換復自由，而天氣大熱，早晚船抵阿比西尼亞地方，特行停輪，蓋因意國AOS公司，及其太夫人上船也，公前為今意皇

波賽蘇伊士運河之風景



文、

至，船事先
一晚中通告，
均不待上岸
於此可見。

問該，尚未

到來也。
余臨期寫明信片數紙，由此寄還，不知何
日得以到達。

(六)馬沙亞MASSOWAH至波爾PORT ASID
七日晚，十二時，船中通告。時計又撥遲
三十分鐘，達前此撥遲三百一十九分，合計五
小時又二十九分，達八日晚，又撥遲三十分，
連前共三百五十九分，計合五小時又五十九分

放臺廣州連日轟炸，死傷人民無數，同行者
均為之被捕，而各國八十船人以者或者，亦均
表情惶，回憶二十六年七月間，因於駁山談話
會，夜途與賴任之，
左舜生，張壽猶馬其
武，曾琦，盛俊，陸
永初，于基五，崔唯
吾，曹梁慶，李瑛，唯
張素民，歐元懷，江
一平，劉湛恩，沈陽

波爾大華福之賽



波爾歐戰和平紀念碑



波濤開新羅防浪堤

，趙厚生，吳恳芳，樓桐華，張君勵，譚熙鴻，陳時諸公，利用旅行空間，相共討論，如政治問題，以憲法為中心，多數主張最短期內繼續工作，不再重選，於此，不再重選，於此，一切問題，均置不論，而各有所研討，治抵牾，一切問題，均置不論，而各有所研討，治抵牾，

九日晨興，天朗氣清，東風和暢，紅海中
如是涼爽。出人意外，余將衣箱一件，託船中
運至倫敦，將暫時不需之衣服及零件，歸置一
箱，先至旅行部，取到行李單，及鑰匙，未片
關節，分別填注，並簽名於上，當將行李送至
行李房，過磅後取到圓形或梯狀兩，此一貼於
箱上，其一連同單明單件及鑰匙，交與旅行部
收存，該部將行李單上之一聯，批明撕下
之後，可在英倫取件也。

舊詩紀趣集(二)

顧懷冰

余昔供職於一紡織廠，廠中同事潘君與一陸氏女，相戀，陸女贈潘君一女，潘插於胸前領帶上，以做飾品，余用粉筆寫一詩於工場中之通告牌上，調之云：「潘郎幸度偏歸遲，就我妍頭不要錢。」陸氏姑娘甘倒貼，贈他事至喜期，仍用男木主表記插胸頭。此四句詩

下，載鬼一車，誠奇聞也。余嘗紀以兩律云：「一齊天白日事離奇，空巷爭看鬼結婚，十手同生垂三尺不肯收。」其後有情人竟成了眷屬焉。有某氏子聘某氏女爲妻，而結禮有日矣，而某氏子忽於婚前數日病歿，而某氏女旋亦抑鬱以死，一對多情夫妻，竟作了同命鴻鵠，而兩家尊長好

事，至喜期，仍用男木主在汽車中至女家，迎女本主結婚，洞房花燭，一切如儀，並將兩柩合葬，生風雅之士，明日亦於原處寫四句答之云：「軋來倒貼好妍頭，天下營生第二流，盡有旁人多眼熱，憾

女作新娘，（吳女事，見

古今情史，）綠珠殉石緣，

離殼，紫玉恩韓願竟償，

地下如墳同命終，人間翻

譟鬼爲冤，（一片鬼話，真覺鬼氣森然矣。）

下，余嘗以詩成「情人恨裏出西施」七律一首。

賈搜神記，盈門賓客分

新故，（春秋，新鬼大，故鬼小，）滿室觀鄰雜屬

如故。詩云：「但得詳情，

目尤奇。詩句更奇。可謂

奇絕。奇境。奇詩。奇事。

如蟲家學環姐。瘦比乾

石壁。一真一片夢魔也。金

唐人新把泉台當洞房，縱

有賈郎爲賈母，（賈郎事

見于賈搜神記）豈無吳

郎鬼新娘而有知，當亦無

憾於地下矣。青天白日之

銷魂韻語（七）不銷魂齋主

男女追求之事，得之愈難，愛之愈深，求之愈急，反之如果得之也易，愛之也淡，交之也暫，此實事理之常，不足爲異耳。世有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之言，蓋易得之物，不以爲奇，難求之寶，斯足爲貴，如自娶而妾，妾而婢，婢而妓，妓而偷，因一者比一者貴也。

新瓶舊人之常情也。

約黃昏頭之勾爲，自較妻，妻，婢，妓，爲有情而得趣也，然而偷得清終必

生厭，反不如偷不着，永不致生厭，西廂記云，待下關教人怎閑，赤裸的沾染了脂粉，此人永在心坎，譬如初得一物，寶之貲之，狎之玩之，無論其如何心愛，日久難保不生厭，所以妻子在初結婚之時，亦未嘗不如願如膝，如糖如蜜也，迨夫經過三番黃梅四個夏，七度中秋，八度年，亦如一物之日久生厭矣，於是遂思納妾，妾生厭，乃思益婢，婢生厭，遠思嫖妓，妓生厭，小廚房也，婢女零食也，娼妓菜館也，偷情吃私菜也，此種要嘛，別有會心，蓋人之於飲食，必須時常調換口味，否則專吃一樣，必致倒盡胃口，所以好白飯者，有日上菜館，人所不能如皇帝之有三十上菜館，凡人之性慾，亦決非一黃臉婆而能滿足，六宮，七十二院，則寧不娶妻，韓莊書院院雉窠，任汝所至，床頭無牝雞，之吼，閨中絕離虎之威，反覺自由多矣，此種人所謂嗜好與俗殊酸鹽也，（未完）

新浮生六記

趙暮狂

昔有個人自嘲詩曰：「一冷酒傷肝熱傷肺，可憐無酒又傷心！」余盛倡如雲，愚則不患無酒吃，自不致卽于傷心之境；特冷則傷肝，熱則傷肺，實無以免之。于是余竟爲之路。試遵先慈命，就診于醫者，僉言飲酒過度，肺部受傷，如不速治，將有性命之憂，頗以戒酒爲囉。然余素不信醫，一聞戒酒之言，更疾之如蛇蝎，掩首駛走不之顧，輒縱飲如故。積三日，而病乃益深，是再三斟酌之下，姑以苦

名爲代，積之既久，酒家之
髓亦塞其狀，每及酒家之
門，人頭以酒，我則以茶
，不必對之有所命，早已
成爲定列矣！惟余最好推
戰，有時亦復技痒，輒向
人挑戰。詎酒興一減，胆
亦爲之不壯，每戰輒北。
于此頗感得一害事，則因
氣易化，苯力難治，欲進
酒千斤易，茶則祇須連傾
三壺，即覺胸腹漲滿，難
乎爲繼矣。惟亦有一快事
，則當半酣之際，衆人皆
醉我獨醒，即而細觀其狀
，一一具有奇趣，譬吳道
子之妙筆，不克存之玉丹
青，迄今猶引爲恨事耳！

在如此盛會中，其酒醉之恣行，無令之助興，必有趨軟以前之紀錄，固在意料中！而余以戒酒之身，乃獨向隅，不克躬與其盛，實爲余心所最不甘者！顧余戒飲已三年矣！所謂三日不彈，指生荆棘，于琴如是，于酒又何獨羈哉？不然，余之酒量不知已退化至若何之程度？倘于角逐之下，余竟爲最失敗之一人，以余生性之好強，亦爲余所不願者！無已，輒私至酒家一試其量。第恐咯血之症又發，亦不敢出于驟，初則僅一盞而止。

塞翁失馬記（下）·控鶴

婦則玉體橫陳，久已虛左以俟，顧盤馬彎弓者移時，而堅壁清野也如故，未見傾巢而來，拔轡以登也，乃大驚訝，謂是恃才傲物，必須移樽就教，芳心焦灼，熱情狂熾，始不復能端矜矜特，輒宛轉矯就，縱體入懷，動以溫馨之情，肆其挑撥之技先之以切膚，次之以探湯，又次則玉手拈毫，最後後櫃口吹噓，而生則夷然若孟光兒之不動心，嗒焉似劉後主之扶不起，頃之倒

之，左之右之，或推之，或挽之，而卒冥頑不靈，委靡不振，頗類蝴蝶，弗能蛙怒，婦乃粉汗溼溼，嚦然呻歎曰：吾末如之何也矣已！切齒恨恨之頃，力捉彼繩指之柔者，尙擬化之爲百鍊之剛，始妄一嗔然驚，暫蘇涸轍，或者憇情猶可聊勝於無，未必鉛刀遽不足以供一割之用，詎生則黃臺之瓜，一摘何堪再摘，人日之柳，三起不免

深，纔望見西霸門，便已潛然流涕，自是面鬟競鬢，巾櫳猶儕，如戰者，乃彼丈夫之氣而亦蕩然無存矣！是殆鄙諺所謂「癆病鬼挑水，一半潑在外面」者，淋漓盡致，慨慨一息，固始終談不到竝起脊梁做人，更無揚眉吐氣之時也，婦憲甚，且對，噴脣及矣，握手透爪，久之，忿然推杵，躍起，笑晉曰：幹驥技止此乎？急色兒金玉其外，敗流勇退，即所以明哲保身也！不則，王子猷雪夜訪蛤入大水且化爲雀矣，顧後此勿冀難飛，但效離伏水，真如月令所云，雀入大水將化爲蛤，而老娘則叱曰：「去去！毋溷老娘事！」雀木入大蛤，已化爲

是尙遠弗若借重隱娘夫婿，羞能隔靴搔癢，巾櫳猶傍質於鬚眉也！」言次，披衣趺坐，探懷出小皮夾，以花紙一疊力擲生前，瞞目怒視，頻揮纖手，嬌呼曰：「去去！毋溷老娘事！」雀木入大蛤，已化爲

大蛤，是亦藏拙之一道，而俠女

揮五絃，代以天龍之一指。言，設帳談禪而喜謔學，以指耕博口惠，或猶庶乎其可繩！「生懶悚歎恨，俯首不敢仰視，厥然有此，汗流浹背，惟斬此身有縫可以入地，不暇更作其他。」

非分之想，狼狽拾金，抱頭鼠竄而出，不啻喪家之犬，漏網之魚也，檢視紙幣，金額竟達二百，不禁驚喜出諸意外，而設想及於雀屏中選後之幸運，則又怡然以悲，彌憾其前徒倒戈，奇不偶，致淪爲局外英雄，不得與於淮南第之列焉。（完）

本流發起之「古今東帖展覽會」，用意深長，一方面以公開展覽時之門券所得，悉數充救難之用，一方面又在搜集各種不同的東帖，蒐集而整理之，不單可以使參觀者得到參考，而且定是供文學上的資料。

東帖展覽會在中國社會上是創舉，要從事搜集工作，實很艱苦，因為工作的路線，不單要擴大而普遍，而且還要深入；最好能搜集到不同風俗習慣的多種，像先烈黃克強先生死

古今東帖展覽會

後的詩文，孫中山先生的請帖，以及特徵精美的開體賀年片等，聞發起者均屬熱心公益之士對於救難工作，尤其盡力，今由彼輩推行，想成績當屬美滿而蔚然可觀也。

（電子）

東帖在個人，本是一種廢物，毫無用處，但是能搜集在這展覽會裏而救難，那有意義有價值得多。

據聞該會正竭力從事於此搜集工作，登報徵求倘有收藏者予以合作。

現在該會收到的，已有很名貴而值得紀念的多種，像先烈黃克強先生死



△△△標準運動器具公司

▼▼

徽章部

藝術獎章

團體證章

喜慶徽章

專家設計機械製造

雕刻精細

維妙維肖

上海飛馬路三四三八號
上霞路浪口十號一話九

社會香豔
稽滑小說 海上羣芳譜（五）

苦在

第一回 屬垣有聲憑君分好醜
染頰以痣藉爾別媸妍

你想，有這兩三個活動廣告在外面宣傳著，學青女士的生意那裏還會不興旺起來呢！如今且按下不表，單說那少婦名叫瑞金姊，一到舞場中馬桶間門首，她那副手叫阿銀的，就迎著問道：阿姐！你今日爲何來得如此晏！正在此際，忽聽得裏面上一陣「嘩啦」的尿聲；瑞金且不回答她的話，祇罵道：一定

又是寶珍這小爛污貨在裏面，想不到小小的一個人，尿聲却是如此之大，怪不得她阿姐要疑心她是靠不住了！

我來這裏撒尿，也沒有什麼得罪你阿姐，你怎嗚嗚了？而且，你也沒有見到我的面，怎嗚就知道是我？

在小解，這倒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瑞金姐一聽這話，露出十分資老的樣子道：這算得是什嗎！倘然連這些都分辨不出，我阿姐也枉爲管這馬桶間這多年了！不瞞你說：凡是上這裏來小解的十個人中，倒有七八個，我能夠知道她們是怎樣的一種聲音呢！你不要瞧輕這位湖

到這樣，竟向各人的褲襠中都張看來嗎？當她們互鬥機鋒之際，却把一個寶珍，樂得拍手大笑道：這纔是現世報，阿姨正等著我的開心，阿銀阿姨立刻替我來報仇了！

正在此際，又於哈喇子，一聲笑嘻嘻的說道：

廳中，走進了另一個舞女來，即帶笑問道：「你現世報不現世報？莫非說的現在外面賣的那張現世報？」這是徐卓采這老滑頭，李阿毛這老殺千刀的，內中喊話很多，倒是蠻有趣味的呢！寶珍又拍手笑道：「秀文姐！你真是一位纏夾先生！我們正在講著女人撒尿的聲音，什麼現世報不現世報，李阿毛不李阿毛的！」秀文也笑道：「你們正在講著女人撒尿的聲音嗎？那現世報的文章，讓我講給你們來聽。」她說，一聽即從

手提篋中，取出那本現世報來，朗聲說道：「他在這裏講女人的撒尿，講得蠻有趣；但他終究是個外行，不像瑞金阿姨那們的老

手，一年四季，聽慣了人家的尿聲的！偶然在我述說一段之後，瑞金阿姨再能參加一點意見，那是

再好也沒有了！這話一說

，別的人還沒有什話，却

把一個寶珍樂得什囂似的

，又拍手笑道：「好好好！」

論上一下罷！」

秀文也不去理她，仍

繼續說道：「他上面寫的是

「凡聲音宏大，若黃鐘大呂而有金少山老班風者，

往往為四十歲以上之徐娘，並非天資獨厚，實係年

齡使然。這雖是文言，却

和白話也差不多，瑞金阿姨大概懂得他的意思吧？」

瑞金姐道：「懂得懂得！」但

這也非可一概而論，即如

寶珍這小蹄子，二十歲還不到，但她又何嘗不是黃

鐘大呂之聲！而你的姍姍，恐怕已快近五十了，但

她這等聲音却非常幽雅動

聽，好似在唱小曲一般！」

於是阿銀也笑道：「李阿毛

不過是空講講，你却是有

談呢！」（未完）

秀文道：「你不要多插

話！我們很要一聽瑞金阿姨的高論，那纔是經驗之

談呢！」

連續奇情黨會豔史 (七) · 紅綃 ·

執法師一聲獰笑，如鬼鶯夜鳴，其聲猶猶，寒人胆魄，即對其英作週身之淫視畢，然後冷然問曰：「汝尚有何說，可卽語來，此間執法，至為正公，向不徇情偏袒也。」其英至此，以手指口，示意于執法師，執法師會意，即命一小僮來，以鉗夾濕棉出，其英始侃然答曰：「會員犯此案件，罪應有得，自當直受會規之處罰，並無怨懟，惟此事之動機，實出于天縱萌芽，教渠繩女，豔裝當爐，已存誘惑顧客之念，麻婆家暗面時，渠女又復百般向我勾引，其主動在李惜花也明矣，竊以為法官問案，應將原被告及雙方當事者完全召到，始能詢問定讞也，此事無論如何，絕不可單審被告一人，設召李惜花來，而伊竟承認處于主動地位，則法師又作何說，吾今更欲請問法師，今日將置我以何種罰規耶。」法師濃眉倒豎，棱眼睜圓，大聲曰：「罰規耶？；自當置汝于釘台之上也，汝承認與

惜花有私染之行，即此一語，已足行使必死之極刑而有餘，何能容汝喚喚置辦耶。」其英冷笑問曰：「會員犯規該死，已無疑問，然猶有一事，不可明瞭者，即李大縱縱女迷人，該當何罪，而女之自身，又當如何處罰。」今有一人焉，因與同會某乙不睦，蓄意欲置某乙于死地，則私唆其妻女，就淫于某乙，結果會中亦將如今日之魔治，儻將酷刑，加諸被動者之身耶，法師大怒曰：「即如汝之所辦，則某乙在對方妻女勾引時，即應有慎刑之懼，遠而避之，或拒而逐之，則會規雖嚴厲，絕不能加諸不犯者之身也。」其英長笑一聲，挺胸以答曰：「法者，中立不偏，兩得其中之道也，昔人製法律，要著之點，即用以衝決兩方之不平重輕也，規者，使人履行正道也，即以國家法律論，即強姦一婦女，罪亦不至極刑，何況爲和姦，更何況爲被動之和姦耶，執法務須兩得其平，始可令身受法規制裁者，死而無怨，祇恨我當初不生眼珠，誤交匪人，遂加入本會，我猶以爲哥老會會員遍國中，其組織之嚴密，一法規之正公，必有出人意表者，始能獲

此廣大之信仰也，孰知係一毫白不分，殘殺凶害之魔怪機關，我被李某沈某暗算，拘囚至此，我殊明白，自己身臨絕地，然猶有一線希冀，此一線者，皆以爲會中之執法師及各堂職事，或能秉公辦理也，今者，我已悟矣，所謂執法師者，亦不過爲一幫助惡人之劊子手耳，所謂各堂職事者，胥皆泥塑木雕之偶人也，黑暗如此，何異乎九幽十八獄耶，吾死不足惜，然爲此素着盛名之哥老會惜，爲幫人殺人之劊子手懼，爲一羣土木偶人悲，惜哥老會有此徇私偏袒之執法師，不久將聲譽掃地，衆叛親離矣，惺劊子手，此日恣意殺害無罪會員，天道好還，終有一日被人殺害也，而一羣土木偶人，他日亦必如今日之陶其英，慘遭殺戮也，吾死之後，必化厲鬼，先追李沈二賊之魂，更捉此混帳法師之魂也。」真英惡罵不絕口時，法師怒極，大呼曰：「『捨釘台來。』」一聲令下，洞外走進彪形大漢四人，啓石壁小門，抬一釘台出，所謂釘台者，即係一方形矮桌，桌面有板，板上密排利釘，長如竹箸，尖銳光芒，攝人魂魄，其炎知不免，大喝愈

烈，迫大沙師之二道令下，四大漢高舉其英之身，各立凳上，離地五六尺，執法師此際燃鈴誦咒，做作多時，令牌響處，其英遂由四大漢擎空擲下，鮮血四冒，立刻死于非命，執法師雖不能明言天縱之過失，然對於其英之死，終覺內疚神明，十分悒鬱，各堂職事，被其英毒罵，亦覺五內歉仄，面上無光，故行刑之後，不待飲朝天酒，即紛紛無言散去，天縱與沈八勉強辭謝法師，快快而返。
（未完）



學宮春色（七） 小春

（五）

柔媚得沒有骨頭

從這次的傾談架橋中，民強知道她在S大學求學，並不宿在校裏，她是蘇州人，家不在上海，她住的地方，是在「西人公寓」長住高高的公寓。長住高高的公寓，她準是個貴族小姐，求學，她是一個貴族小姐，民強這樣暗忖。

「我能夠到你的寓所去嗎？」他很想去認識一下，徵求她的同意。

「你如果沒有事，那末就跟我去。」這是很使民強滿意的事。今天有機會到她的寓所去，以後當這個站頭下去，下車後走

的寓所了，自然很多的機會可以出入她和她乘了從公園把子場開來的一路電車，在頭等車廂中緊貼地同時坐下，途間，她從錢袋裏取出一面小鏡子來照了照頭髮，拈起圓的粉撲緩緩地擦臉，他斜眼看到經過數粉後的她，益發的嬌豔了，微求她的同意。

「你如果沒有事，那末就跟我去。」這是很使民強滿意的事。今天有機輕地推着他，示意他就在這個站頭下去，下車後走

了沒多幾步路，就是一西人公寓。」民強跟在她的

後面，走進五樓的一間房間，他向四面看了一下，

又問：

「這是多少號房間？」

「四十一號」，她得意地答着，這時她已把一杯開水，送到他的手裏，

「高樓四週的空氣，是那麼

的清鮮，整個公寓的裏面，又是那麼的沉靜，他和

她在一張沙發上坐下，她

半羞澀地看他挺硬的領結

，他帶着好奇的，景慕的

美，兩隻晶瑩的眼睛，

些話，他的思想又是那麼

射出愉快的光彩，在他的

臉上盤旋。

在他的肩邊是這樣的

一個姑娘，

於是

他帶着景

慕的喜悅的感情和他談了

一些話，她柔媚得好似沒

頭來向慧莉稱贊了一句，

又問：

「這是多少號房間？」

「四十一號」，她得意

地答着，這時她已把一杯開水，送到他的手裏，

「高樓四週的空氣，是那麼

的清鮮，整個公寓的裏面，

又是那麼的沉靜，他和

她在一張沙發上坐下，她

半羞澀地看他挺硬的領結

，他帶着好奇的，景慕的

美，兩隻晶瑩的眼睛，

些話，他的思想又是那麼

清楚，使他十分佩服。

「今天她榮國府招待

我到這裏來，以後每天都有機會看見她了，她的住處我已詳細的知道。」

民強這樣的想着，快樂從

心堊升了起來，漸漸地膨

脹着，使得他的全個身子

因發熱而顫抖了，他連說

話的機能也消失了！實在忍耐不住粗野動作的發展，慈莉給他擁抱着了，可是她在這時候，還相當的保留着少女的矜持和驕傲。

通 信
電 號 方 棚
品 質 最 優

負責採用

，她在他的懷抱中倔強着，掙扎着，沒有仰起臉來接受他的口唇在臉部的某一部份接觸過，她僅發出了幾聲平靜的笑，似乎表示感謝他的熱情。

民強就留了總有一小時多的辰光，經過幾次的推遲一些時候，他才下了決心告辭出來，臨行時，慈莉是非常的依戀，她從樓上一直送到他大門口，堅喚他明天這時再來。

他帶着一顆興奮的心

回F大學的宿舍去，關於今天和新相識的戀人的一切，他都回憶過了，有些甚至先聽他不會注意到的，此刻都恍然記憶起來了，他又向寢室的內景看

，覺得自己的寢室，確是太懶散而又太凌亂了，她

的公寓房間，是那麼的新鮮，溫暖幽靜，她那不斷起伏的思潮

中，又想到明天怎樣去見她，怎樣和她談話，以後的友情又怎樣親密起來，這些幻想，很深刻地在他

的腦膜上刻劃，他希望明

天的快到來了（未完）

孫則仁醫師

速效安穩 痛苦無保

○八三五三號電話四K里興承醫院

武俠掌心劍

(七)

(海上漱石生遺著)

第二回

菩薩心腸雙針收怪蟻

慈悲身手一劍伏妖猿

這條怪蟻，自從吞食了老和尚之後，便開始殺害行人了，起始是在下午太陽欲下的當兒，候在嶺東要屯口，藏要有打撻的鳥銃子，飛步搶出了谷口，再在二百步以外回頭望去，這一剎那間，五個行人從那條路經過，便休想活了，有不少的樵子被食，屍骨無存，那一天共有五個行人三個打獵的，走到東谷口，便瞧見了一條蒼龍也似的赤鱗大蟻，死，倒不如描準了線路，暴雨的由二層崖直竄下來，那五個行人，早已嚇得腿腳發麻，軟攏在地，倒

，莫小覩了獵人的槍銃，便是豹虎狻猊，也能擊死，的，因為銃管裏皆放着數十條兩頭尖的素核釘兒，這才撮皮入肉，厲害非凡哩，說也不信，那條怪蟻的頭顱，好像是銅澆鐵鑄的，九管槍，一齊打在牠的頸上段，竟沒有能够傷牠一些皮肉，不過這蟲大價的槍聲，却已使牠吃了一大嚇，潑轉頭，棄下未食的二人，沒命價的往樹上逃去，啊也，這蟻口下的二位仁兄，這才拔步飛奔出谷，渾身衣服，沾濕了許多的蛇液，腥臭之氣，中人欲嘔，兩人隨着三個

獵戶足不點地的一直跑到七姓村，才算驚魂稍定，這兩三個月來，若十樵採人們失蹤的噸錢兒，這才打破了，於是一傳十，傳百千萬，不到三天，鬧得五縣皆知，溧水縣令，便命人在嶺內東西南北，各距十里路，立起大告牌來，上面寫着「山有毒蛇，行人止步，一方面出榜示知四民，如有人能够將怪蟻打死者，立賞綏銀千兩，彩紅十匹，並且奉贈六品武職頭銜，出榜僅管出榜，依然沒有一個人可以去打牠，更沒一個人要去，這樣的經過了十年

怪蛇因為各要道口都架有紅衣大礮，牠比較人還要刁鑽，白天不再出來，到夜裏，始出殼，來到附近各村落去吞食猪羊牛馬。

一類牲畜，後來各村又皆備置了大噴礮，日夜派人輪流守望，有一夜，怪蛇下山，剛向李新莊蜿蜒而去，給屯兵的人們發覺了，對定牠的中半段開了一槍，蛇身負傷，尾巴橫過來一掃，十幾株盆栽的柏樹，竟倒折在地上了，牠喫了這個大苦頭，便深藏在牠的老窟中，有五年

不敢出來，真怪，山上的飛禽走獸，差不多都給牠當點心吃完了，這六年來，竟不知道牠拿什麼來度飽，牠竟沒有餓死，人們都以為牠被大礮轟死了，漸漸的農民們，重行耕種山腳下的田了，五六年来，毫無什麼影響，人們的防範，也因之鬆了許多，甚至到後來，竟然忘了，那知到了第七年的一個秋天裏，日已西下，勞動的農人們，多數攜犁拉耙，牽牛賦歸，在這時猛然瞧見樹上豎起一座赤色的寶塔，變成閃閃發亮，和燈籠相似，牠正仰起頭，向

太空噓氣，五六年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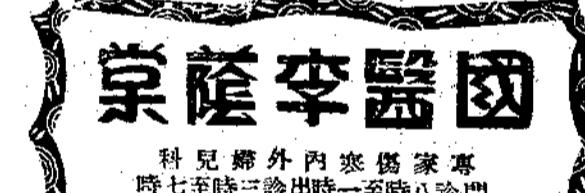
見見的害人怪物，突然的

（未完）

又在今天發現了，他們直大哭小喊，連牛也不要了，拋棄了耕種的傢伙，但又出人意料之外，大家都以為這一番祇少要有幾條牛被牠吞食了，那裏知道一條也不少，各家養的水牛黃牛，都慢吞吞的走了回來，在這一次出現之後，直到十五年之後，白天又現出一次，是盤在破廟的大殿脊上，據看見地

的人們說，身體反爾比從前小了一圈了，大家又都說牠生恐上天責罰牠，所以不敢再害人了，

（未完）



瞎三話四

陶博士

過了幾天，趙女士因爲棺材釘倒下，受到的待遇，是不同了。她的媽媽——鋪房間的本家——對她的態度，就像主人對於奴婢。平日吃的是粗糲，有台面的時候，餓得要死。平日穿的是破舊，出堂差的衣服，如其給把孟西讓吵當爲用錢應該做的人。潘麟拉破了，她回到生意上，也可稱寫字間，受罵還是小事，挨打倒是平淡無奇的。

認得的賦友，——北里方面叫做恩客，——她當差去，當然按天性，不免依依不捨，要多坐一會。可是她的媽媽，待她欺。她說不出來。如此一天二天的挨過，她究竟是聰明伶俐的。

五雲日昇樓 第一集 第七期

她的體格和感官漸漸壞了。進出不及在家中的自由，起居不及在家中的自由，飲食不及在家中的自由。把坐着出堂當是包當是囚牢，把衣服當是手麻衣，把熱水袋當是手露袋，把硬領頭當是洋架，把跟皮鞋當是腳镣。最使她終於覺悟了，獨自門，用合理合情合法的續，恢復了她的自由。

上海華昌公司
製造各種名品出
售 糖果等
六二九六八 貨物電話



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 C 字第四三〇號
上海法租界警務處登記證 A 字第七九七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四日創刊
每逢星期六出版一冊增刊無定期

五雲日昇樓週報

第六期第一集

發行人兼總編輯 顧懷冰

目價廣告	廣目	書價定	辦法
普通	優等	全年	零售
封底	封面裏面	一年	每週一冊
其他地位	外位	五十二冊	一冊數
十六元	二十元	三全頁	二元一角
十一元	二十四元	一半頁	一角
十二元	二十二元	四元	一角
		二元一角	

A.B.C.

定工花尼 價粘色才 相料繁標 官足多準	襯衫	担舒式裁 保適樣師 滿美新著 邊觀顧名	西裝
無經四舒 與濟季適 倫美威便 比觀宜利	衫聯褲	尺式價哈 寸樣目瓈 全美低活 備觀廉澈	童子裝

部 貨 百 設 新

棉毛帽玩用西化連皮童上西
織山具品裝紗勤鞋裝裝部
部部部部部部部部希正
皮郵文糖雜廉嬰機襪內衣部
貨購具果貨價兒衫部部部
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

司公衣內國中

東路江浙路京南

老牌製酵劑



開胃強身家常構品